

脂城四卷

西门行

XIMen Xing

郭明辉 / 著

寻求疗救命运的偏方
科举废止，
一代书生何去何从

AP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脂城四卷

西门行

XiMen Xing

郭明辉 /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门行/郭明辉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6.6

ISBN 978-7-5396-5709-7

I. ①西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9060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岑 杰 韩 露

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3.25 字数:300 千字

版次: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9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卷一

- 第 一 回 秋老虎热炸仁葫芦 读书人梦断功名路 / 003
第 二 回 老秀才有心踩花船 俏船娘无意进良言 / 012
第 三 回 痴情人夜读茶花女 洋教士化解千千结 / 017
第 四 回 众秀才戴孝大游行 俏船娘助威引骚乱 / 023
第 五 回 冯鞠元积劳患肾虚 陈依玄妙语嘲国病 / 030
第 六 回 惹官非避难上海滩 无奈何辞别有缘人 / 036
第 七 回 辣小姑任性上女学 娇嫂予撒火摔饭碗 / 043
第 八 回 芝麻官巧施官场术 风尘女甘为替罪羊 / 051

卷二

- 第 九 回 鞠元返家奉莲生子 鞠平献计鞠元开奶 / 059
第 十 回 陈家千金好比豌豆 冯家小儿取名毓秀 / 064
第十一回 安福寺仙芝求菩萨 礼拜堂依玄访牧师 / 070
第十二回 偶遇旧友鞠元得助 情有所衷鞠平抗婚 / 076
第十三回 奇方医女毒手大爱 兄长逼婚至情伤人 / 082
第十四回 狠兄长乱点鸳鸯谱 辣小妹怒做洋尼姑 / 090
第十五回 贪小利仲之惹祸端 融中西依玄定霍乱 / 097
第十六回 陈依玄自嫌拒同房 安牧师讲经遭绑票 / 104
第十七回 尚文赌气设计私晤 鞠平仗义冒死赴约 / 111
第十八回 蒋仲之西门捡面予 陈依玄省城探凤仪 / 118

卷三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九回 | 毓秀断奶煞费周章 | 心碧照相口吐莲花 / 129 |
| 第二十回 | 刘半汤巧设谢民宴 | 蒋仲之抗捐做干爹 / 138 |
| 第二十一回 | 着新衣奇服惹非议 | 放河灯神火烧倭船 / 148 |
| 第二十二回 | 寂寞少妇替夫纳妾 | 西门杂家自烹乌鸡 / 156 |
| 第二十三回 | 依玄遇险生死未卜 | 仙芝贪杯红杏出墙 / 165 |
| 第二十四回 | 表至情鞠平剪秀发 | 识时务半汤揭屋瓦 / 174 |
| 第二十五回 | 风雪夜依玄回西门 | 腊月八仙芝现喜脉 / 182 |
| 第二十六回 | 陈依玄暗施堕胎方 | 冯鞠元明定娃娃亲 / 192 |
| 第二十七回 | 依玄隐居迫于无奈 | 奉莲小产事出有因 / 202 |
| 第二十八回 | 肉婆子贪吃害怪病 | 褚仙芝忍痛诞心瑶 / 211 |
| 第二十九回 | 树威风老妻训小妾 | 平纠纷老蒋施小计 / 222 |
| 第三十回 | 怀身孕鞠平伤风化 | 施家法鞠元下毒手 / 232 |
| 第三十一回 | 设酒宴依玄泯恩怨 | 伤别离鞠平赠青丝 / 242 |

卷四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二回 | 长大成人毓秀乖张 | 豆蔻年华心碧花痴 / 251 |
| 第三十三回 | 仙芝劝婚以情动人 | 鞠平还乡惹是生非 / 260 |
| 第三十四回 | 陈依玄初见小摩西 | 刘半汤求助蒋仲之 / 268 |
| 第三十五回 | 一封信依玄解心结 | 两家媒半汤逞能耐 / 277 |
| 第三十六回 | 毓秀抗婚冯家大乱 | 凤仪归来风生水起 / 285 |
| 第三十七回 | 喜期将至毓秀逃婚 | 兵临城下尚文发难 / 292 |
| 第三十八回 | 因旧故仲之遭讹诈 | 被释放鞠元害大病 / 301 |

卷五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九回 | 鞠元初愈性情大变 | 心瑶长大省城读书 / 313 |
| 第四十回 | 得银票仲之心病消 | 失夫君凤仪斗志涨 / 318 |
| 第四十一回 | 遇兵痞心碧遭污辱 | 报恩情结巴娶痴女 / 322 |
| 第四十二回 | 遭天灾脂城遇饥荒 | 抢官仓鞠元被缉拿 / 329 |
| 第四十三回 | 过大年心瑶添心事 | 返西门毓秀养洋猪 / 333 |
| 第四十四回 | 叹如今无知结孽缘 | 悔当初有意埋怨根 / 337 |
| 第四十五回 | 慈母训女有苦难言 | 严父教子无计可施 / 342 |
| 第四十六回 | 谋私奔情定脂河湾 | 遭遇缉避难蜡烛山 / 347 |
| 第四十七回 | 劫案未了旧邻结怨 | 人生失意鞠元疯癫 / 354 |
| 第四十八回 | 杀洋猪脂城祈甘霖 | 断后路依玄出西门 / 361 |

【卷一】

第一回 秋老虎热炸仨葫芦
读书人梦断功名路

从巢湖来的花船陆续停靠西津渡的时候,处暑已过,白露未到,秋老虎却来了。一时间,脂城如同蒸笼,大清早城墙下的樟树叶子就打了卷,燎过似的了无生气。西门外西津街官亭巷冯家天井里葫芦架上结了三个胖葫芦,老嫩不一,清早热炸一个,晌午前又炸一个,吃罢晌午饭,最后一个老葫芦也熬不住了,索性裂成两瓣,剥去瓢子可以当瓢了。

这是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八月的一天,时近傍晚。冯鞠元从城里老丈人卫先生家回来,过西门城门洞时,遇上一帮人嚷着去看花船,说今年的花船不仅来得早,还来得多,船娘也比往年的风骚。冯鞠元心里有事,正烦着,自然无心打听,裹一身馊味软沓沓地回到家。妹妹鞠平早把晚饭端上桌,老三样。冯鞠元看也不看一眼,便进了书房。妻子奉莲正害伢,胃口不纳,歪在凉床上一阵阵地干呕。呃儿——呃儿——一声接着一声,乍听有丝丝痛苦,细细品味却带着快慰和矫情。许是天热,月亮也早早出来透气,明晃晃挂在树梢,越发显得白炽。远近树上的秋蝉以为天亮了,长一声短一声相跟着叫得死欢。冯鞠元坐在书房里,一手摇扇,一手捉手巾,两只手忙不歇,汗还是揩不尽。这时又传来奉莲的呃儿呃儿声,冯鞠元实在受不了,顾不上秀才的斯文,把粘着皮肉的汗衫子扒下来,赤膊来到天井葫芦架下,舀起一盆井水,兜头浇下去,随之软沓沓地靠着葫芦架子,弄得毛竹搭就的葫芦架哗哗直响。

奉莲正在干呕,自然无心关注冯鞠元,倒是厢房里的鞠平发觉了。那

时候，鞠平摇着扇子，正在灯下偷偷读一本书。那书是从西门礼拜堂洋牧师安德森老婆罗丝那里借来的，书名叫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说的是一对洋人男女，男的不能爱，女的爱不成，纠结缠绵，要死不得活的。本是一纸荒唐言，在鞠平看来却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一般，流了不少同情泪，心事也勾出来了。书里书外，一中一西，两个女子的烦恼都压在她一个人心头了。十八九岁女子的心事众所周知，无非是惦着心上人，想瞒都瞒不过。不要说在西门，就是在脂城，像鞠平这个年纪的女子，在家奶妈的多的是，没定亲的更是凤毛麟角。以鞠平的模样，自然不愁没人提亲，只是每每媒人登门，鞠平都摇头。媒人心眼灵光，晓得冯家这丫头心里有人，于是不再自讨没趣。鞠平心里着实有人，不过这个人她不该惦着。惦着一个不该惦着的人，会把自己耽误的。可鞠平偏偏要惦着，仿佛一条根扎在心里，不能自拔了。说起来也不能怪她，若能管得住十八九岁女子的心，古往今来，天底下便不会有那么多伤感动人的故事了。

鞠平正想着心事，忽听见天井里葫芦架哗哗地响，以为起了风，推开纱窗伸头向外，露出一段白嫩的肩膀，一试，风没一丝，却见哥哥鞠元赤膊靠在葫芦架下，葫芦藤筛出片片月光，落在他身上斑驳一片，如同穿了花褂子似的。鞠平本以为鞠元是出来纳凉的，又隐约听见呜呜的哭声，便探出头来问：“哥？”冯鞠元赶紧抹去眼泪，又舀了一盆井水兜头浇下去，瓮声道：“热！”说罢便转身回房里去了。鞠平盯着鞠元的背影，甚是不解，小声嘀咕一句：“天还能把人热哭？秀才娇很！”

照实说，冯鞠元不是娇气的人。别说是遇到秋老虎，就算架到火上烤，怕是也不会轻易哭的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秀才晓得这道理。既然冯鞠元哭了，一定遇到了伤心事，鞠平当然不晓得。鞠平关上纱窗，躲在暗处，望着天井的月光，最先猜想的是哥嫂两口子吵嘴了，可又一想嫂子正在害伢，不会有意义去惹哥哥，不过也说不准，两口子吵嘴有时不要原因，有一个人心里不快活，就能接上火。再一想，哥哥是秀才，嫂子是秀才家的千金，都是知书达理的斯文人，怕是不会轻易惹是生非。

正这时，冯鞠元抱着一大摞书，三两步便来到天井正中，双手一张，噼

里啪啦，丢烂白菜似的把书撒了一地。书是读书人的命根子，鞠元却如此粗鲁地对待书，一定是出事了。鞠平赶紧趿着鞋跑出来，说：“哥，书怎惹你了？就不怕孔夫子罚你！”说着，赶紧弯腰去捡书。冯鞠元上前把她推开，端来油灯，拔出灯捻子，将一灯壶的洋油全浇到书上，然后划根洋火，把一堆书点着了。鞠平吓一跳，大叫：“嫂子，快来看呀，我哥烧书呢！”奉莲闻声捂着肚子跑出来，见天井里生起一堆火，吃惊不小，顿时不再干呕了，抄起一把扫帚就来扑火。冯鞠元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奉莲没有住手，依然去扑火，鞠平也随手抄起一只筐箩，帮着奉莲扑火。冯鞠元跨步上前，一手捉住一个，往后一拽，鞠平噔噔地连退几步，差一毫没有跌跤，奉莲身子弱，腿脚不灵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蹶得结实。鞠平赶紧把奉莲扶起来，奉莲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捂着屁股，边哭边说：“鞠元啊，那书跟你有仇啊？烧了书，明年你还考不考？”冯鞠元看了看火堆，咬着牙说：“考！考鸡巴！”只这一句话，奉莲和鞠平都不吱声了。奉莲和鞠平都没想到秀才能说出这般粗俗的话来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然后一起看冯鞠元。冯鞠元紧跟着又说了一句：“考个鸡巴毛！”

这一声比那一声更高，还多了一个“毛”字。此类带毛和不带毛的粗话，西津渡码头上的粗人常挂在嘴上，街头巷尾也能随处听到，并不十分刺耳。可从冯鞠元这个秀才嘴里吐出来，就让人臊得慌，奉莲和鞠平顿时羞得脸发烧了。冯鞠元似乎很过瘾，呼呼地喘着气，拍了拍手，不晓得是为自己焚书的壮举鼓掌，还是清理手上的灰尘，总之拍得响亮。奉莲和鞠平傻站在葫芦架下，披一身银子似的月光，哑巴似的竟不敢再说话了。冯鞠元转身回房穿好衣裳，一声不吭，直直走向大门。奉莲紧跟几步，问：“你去哪里？”冯鞠元答非所问：“不要等我。”说着，便摔门而去。

月上树梢头。冯鞠元心乱如麻，步子迈得凌乱无章，深一脚浅一脚，醉汉似的出了巷口，朝香炉岗方向走去。香炉岗是脂城西南蜡烛山的余脉，矮墩墩地守在脂河西湾上头，一向是西门人的坟地所在，冯家的祖坟也在那里。走上旷野小径，便有阵阵热风从脂河方向吹来，带着一股糟泥的腥味，又湿又黏，糯米粥似的裹在身上。香炉岗不过二三里，不多时就到了。

一抹淡云遮过，月光淡了许多，坟地里的一切依然看得清楚。清明时冯鞠元新包了爹娘的坟头，一个夏天过来又生出一蓬乱草，添了几分荒凉。此时，两个秀才，一老一少，一死一活，一个躺在土里，一个站在坟前，隔着一蓬乱草默然相对。月光下，冯鞠元仿佛看见他爹的秃头隐约可触，那条干枯的假辫子正在摇晃。冯鞠元不禁打个冷战，双腿一软跪了下来，哧的一声便哭起来，惊了周边杂树上夜宿的鸟扑棱棱飞去。冯鞠元擤一把鼻涕，冲着坟头大喊：“爹啊，朝廷真把科考废了！”

冯鞠元所说属实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，和花船一起来到脂城的，除了炙人的秋老虎，还有朝廷颁布的废止科举的诏书，自丙午（1906）科为始，所有乡试、会试一律停止。也就是说，从今往后，秀才们别再指望进京赶考，别再妄想金榜题名了。其实，早前，同窗好友陈依玄就捕到风声，说朝廷要废止科举，冯鞠元当时不信，以为纯属小道消息。陈依玄一肚子杂学，素来神道，说他算了一卦，明确这事八九不离十了。为此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。冯鞠元原本自有道理：起于隋文帝，行了近1300年的科举，说废就废了？废了科举，朝廷如何选拔人才？没有人才，大清天下哪个来管治？还有天下的一干读书人怎么办？难道要逼着读书人造反？当今天子岂能开玩笑！陈依玄说：“老天都会开玩笑，何况天子！你等着瞧，天子要么不开玩笑，要开就是大玩笑！”如今果然被陈依玄言中，朝廷会开玩笑，不是跟他冯鞠元开玩笑，是跟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开了个玩笑。孔圣人啊，您瞧瞧，朝廷这鸡巴玩笑开得也太大了！

这个玩笑确实大，比天都大。那天，全县老老少少一千秀才童生在文庙候诏。得知此事，或唉声叹气，或哭哭啼啼，蒋仲之等几个老秀才当场就晕了过去。韩尚文等几个脾气不好的，当场就骂人，不再用之乎者也，张口便是日妈弄娘的。完了！十年寒窗的辛苦白吃了，光宗耀祖的抱负泡汤了！毒日当空，冯鞠元心里冰凉彻底，鼻子里像是塞进了两丸硫黄，若不是怕一旁的陈依玄笑话，怕是当场就哭出来了。

如实而论，冯鞠元之所以如此伤心，如此失落，跟冯家三代在功名上的执着有关。冯家祖上本是脂城的木匠，手艺人，日子好过之后便向往书

香门第。从他曾祖开始,盼望出个人物,改换门庭。他爷是家里第一个丢下斧头拿起书的男人,考到头发花白,腰弯背驼,还是个童生。无奈之下他爷一心培养他爹,他爹一路考来,腰没弯背没驼,头却考秃了,辫子都扎不成,只好在头上盘一条马尾编的假辫子,最后还是没考中秀才。他爹自知无望,便去开染坊,辛辛苦苦攒起家业,一门心思供养冯鞠元。可是,轮到冯鞠元,腰没弯背也没驼,发没白头也没秃,终于中了秀才,朝廷却宣布废止科考了,干干净净把冯家的文脉斩断了。说起来,在冯鞠元的心里,最对不起的是他爹。他娘走得早,他爹一个人把他们兄妹拉扯大确实不易。去年腊月,他爹突然中了风邪,久治不愈,临终前已不能说话,含着老泪拉着冯鞠元的手,哆哆嗦嗦,先在他手心里写了“进”字,之后又看了看鞠平,在他手心里写了个“出”字,写完一“进”一“出”,老人家身子一挺,撒手西去。冯鞠元当然明白他爹写这两个字的意思,给他的“进”字,就是让他进一步科考,最好中个头名状元。至于给妹妹鞠平的“出”字,意思更明白,一定要把这丫头嫁出去。然而,事到如今,他的“进”字算是黄了,鞠平的“出”字不能实现,一时也没底了。

话又说回来,冯鞠元虽然秉承祖训,一心追求功名,却不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。远的不说,单是与陈依玄相比,冯鞠元就显得天资不足,灵性差强,这一点冯鞠元自己也晓得。自开蒙到县学,冯鞠元一直跟陈依玄同窗,每每先生教授功课,陈依玄撒泡尿的工夫就领悟了,他冯鞠元还云里雾里分不清东西南北,等到他明白过来,陈依玄不是在打瞌睡,就是在钻研他的杂学了。但是,冯鞠元也晓得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道理,下苦功要比陈依玄高出一筹,虽没有用上头悬梁锥刺股的古法,青灯夜读寒暑不辍却都做到了。他们的先生,也就是冯鞠元的老丈人卫秀才,曾给他们两人预言:“依玄依天资,鞠元鞠自力;日后若腾达,命中有天意。”话说得明白,两人都有腾达的可能,依玄天资优,鞠元肯勤奋,天资和勤奋都是腾达所必需,二者缺一不可,至于成或不成,还要看各自的命格。两个人孰优孰劣,且不好说。不过,单从日后把丫头奉莲嫁给冯鞠元来看,卫秀才似乎更偏爱刻苦的人。

冯鞠元在他爹娘的坟头前哭了个饱，又磕了头，起身往回走，一路上心中空荡荡的。走上西津路，过了礼拜堂，远远地看见如意巷陈家的后窗亮着灯光，便想去找陈依玄说说心里的苦处。

在西门，他可以推心置腹的也只有陈依玄了。冯陈两家算是旧邻，隔着一一条西津街，透过两排蓬乱的洋槐和樟树，晚上能看见对家的灯火，白天能闻到对家的菜香。那时候，陈家经营布业，冯家开办染坊，家业殷实比肩，门第高低相当，向来过从甚密。陈依玄和冯鞠元同庚，自小就在一起玩闹，情同手足，亲如兄弟，六岁时投在同一个师门下启蒙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，二十二岁那年春天，经过县府院三考，又中了同科秀才，于是便有了人人称道的“西门三同”之说。因为出了秀才，冯陈两家自然要热闹一番，西门人也爱凑热闹，此等难得一遇的事，自然也要热闹了一阵子。热闹总是赶着热闹来，就在这一年，冯陈二人喜上加喜，先后完婚。冯鞠元娶了县学卫先生的女儿卫奉莲，陈依玄娶了表妹褚仙芝。

在脂城这帮书生中，冯鞠元最佩服的是陈依玄。陈依玄聪明过人，看上去对什么都漫不经心，可什么又都玩得熟稔。从小到大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无论遇上大小事，陈依玄总是最后拿主意的人，冯鞠元对他自然放心。当然除了佩服，冯鞠元对陈依玄还有几分羡慕，不过因为面子，所以放在心底，一般不会显露出来。近年来，陈家的日子好过，又起了一幢新房，在西门算是实实在在的大户人家了。相比之下，冯家这些年来一直走背运，他爹去世之后，城里的买卖也盘了出去，一家人坐吃山空，眼看着日子越过越紧巴，用人厨子也不敢用了。本想刻苦读书，将来混个一官半职，重振家业，没承想科举一废，这条路算是到头了。

来到陈家敲门，开门的是陈家厨子老沈的儿子小结巴。小结巴不过十来岁，说话不利索，脑瓜却精明，手脚也麻利。平日里，小结巴在冯陈两家之间经常往来，跟冯家人熟络。一见冯鞠元，小结巴二话不说，便领着冯鞠元来到上房客厅候着。冯鞠元急着要见陈依玄，小结巴拦住不让，说大少爷有交代，他在书房配方子，没有允许，哪个也不能去打搅。冯鞠元晓得陈依玄有这怪脾气，只好让小结巴去通报，自己坐下来候着。陈依玄自幼喜

欢杂学，尤爱钻研医术偏方，时不时会弄出一个方子，四处找人验证。为此卫先生没少打他手心。卫先生曾说，依陈依玄的天资，如用功读书，将来中个状元极有可能，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陈依玄对中状元兴趣不大，读不惯四书五经，沉迷于杂学之中，乐此不疲。若不是怕伤了家人的心，怕是连秀才他都懒得考。无奈之下，卫先生直呼小子暴殄天物朽木不可雕也，遂送他一绰号“西门杂家”：不过，陈依玄领了先生的封号，并不失落，对他的杂学更是用心，尤其在偏方上，更是花费大量心血，遍览历代医家名著，查考各地民间验方，尝百草，访名师，竟然有些成果。前年腊月，脂城突发“老人瘟”，三天死了十几个，城里城外的医家都挠头，县衙无奈悬赏降瘟。陈依玄不慌不忙，拿出一剂“黑芝麻桑葚汤”的方子，呈给县衙。县衙不敢乱用，陈依玄以命相赌，签字画押，县衙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命人按方施药，没料想果然奏效。从此，陈依玄在脂城名声大振，“西门杂家”成了“西门神医”。俗话说，秀才行医，罩里捉鸡。有了神医之名后，陈依玄并不挂牌应诊，悬壶济世，一旦有人慕名前来求医问药，能出方子就出，不能出方子，马上劝病家另寻高医，落个自由自在，由此又挣了个“散淡人”的名声来。不过，这些他都不在乎，只是自己玩得越发痛快了。

陈家的客厅清凉，想是用了冰砖。陈依玄素来懂得享受，吃喝玩乐，没有不在行的。就说这冰砖，不是什么人家都舍得用的，陈依玄舍得。每年夏天，陈依玄都会让厨子老沈到城里的冰窖去买冰砖，贮在自家六尺深的冰窖里，随用随取。据说那冰砖是用船从北方送来的，价比肉贵，陈依玄不在乎，年年夏天都要喝冰酸梅汤，吃冰镇西瓜。陈依玄之所以胆敢享受，还是仰仗着他老丈人的家业。这一点西门一带都晓得。陈依玄的老丈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亲娘舅——脂城大名鼎鼎的富商褚云鹤。褚云鹤家业大，在城里有茶庄米店当铺，乡下还有几十顷上好水田。陈依玄娶了褚家的独生女仙芝，褚家那份家业迟早都是他陈依玄的。就这一点，冯鞠元就没法跟陈依玄相提并论了。人比人气坏人，不能比的不比，这是道理。

冯鞠元坐了一会儿，不见陈依玄，也不见仙芝。大热天，晚上不便，仙芝怀着伢，许是早早歇下了。想到仙芝，冯鞠元心里不禁涌上一阵莫名的

酸楚。论起来，仙芝算是冯鞠元心底里最早的相好。当年，冯、陈、褚三家，在西门外称得上三门鼎立，三家交好，仨们从小就在一起玩耍。鞠元生得高大憨实，力气也大，孩子间吵嘴打架都是他冲在前，因此深得褚家丫头仙芝的喜欢。依玄生得瘦弱，爱耍聪明，虽是表兄，仙芝却看不上眼。大多时候，都是冯鞠元和仙芝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仙芝喜欢鞠元驮着她跑，鞠元也乐意，一口气能跑到西津渡去，手上的汗浸湿了仙芝的屁股，也不觉得累。等到长大后，虽说不便常在一起，二人心里却一直不觉得生分，见了面还有一种亲热。两家人都看得出来，陈依玄也晓得。有一年，冯家曾托人跟褚家提过亲，被褚家回绝，后来才晓得陈褚两家定了亲。姑表亲；亲上亲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在脂城并不少见，外人也能理解了。只是冯鞠元心里一直打个结，且待日后慢慢化解了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小结巴来请冯鞠元去书房。冯鞠元来到书房门前，扑鼻而来一股草药味，抬头一看，陈依玄果然正在灯下专心摆弄一堆药丸。冯鞠元进得门来，陈依玄闻听响动，头也不抬，说：“晓得你会来！”冯鞠元问：“你怎晓得？”陈依玄微微一笑，这才抬起头来，说：“鞠平刚刚来过，你们前脚撵后脚。”冯鞠元听罢一瞪眼，声音马上也粗了，说：“这个疯丫头，大晚上到处跑，看我回去教训她！”陈依玄摇摇头，说：“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你在家发疯，烧了书就出门了，奉莲担心，让鞠平来看看你在不在我家。”说着又把冯鞠元上下打量一番，见他鞋上有土，膝上沾着草末，说，“可是去坟地跟令尊大人诉苦去了？”冯鞠元一怔，低头拍打身上的草屑。陈依玄偷偷一乐，说：“鞠元啊鞠元，何必打扰他老人家呢？这回倒好，怕是老人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了。但愿阎王爷那里科举没有废止！”冯鞠元无奈地摇头，说：“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，这么大的事，难道你心里一点也不难受？”陈依玄眉毛一扬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说实话，我一点也不难受！要不是朝廷废了科考，我哪有工夫专心弄这秘方！”说罢一指桌上的药丸。冯鞠元叹道：“依玄，你果真淡泊，佩服佩服！”陈依玄哈哈一笑，突然正色道：“难道非得像你那样挂着苦瓜脸？”冯鞠元一时语塞，半天无言以对。

正在这时，又听得有人敲门，不多时，小结巴便领着一个人进来。借着

灯光一看,原来是老秀才蒋仲之。蒋仲之是脂城有名的老秀才之一。此公二十岁那年中了秀才,科科都考,却屡试不进,屡败屡试,竟弄得家徒四壁,险些揭不开锅来。亏得膝下无儿无女,不然那日子够他应付。他老婆赵氏倒是现实,见夫荣妻贵无望,还是吃饭要紧,便下了狠心,在城里老菜市街开了一间卖肉铺子,从早到晚快刀霍霍,倒是挣回两个人的口粮。赵氏身高体胖,嗓门洪亮,自从手里有把快刀,腰杆也越发地硬,当面背后从不给秀才相公面子,因此,蒋仲之越发地怕她,惧内的名声自然不胫而走。论起来,蒋仲之做秀才近二十年,可是他却不服老,讨厌晚生尊称他前辈,坚持兄弟相称,每与晚辈一起,主动称兄道弟。脂城秀才圈里私下有一句妙评:“蒋公天下皆兄弟,仲之此生无尊长。”脂城人都晓得他忌讳,有意回避。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,都叫他蒋二先生。

依仗都是熟人,甫一坐定,蒋仲之便喷着满口的酒气,叫嚷去西津渡踩花船。陈依玄说:“正好仙芝傍晚回了娘家,说走就走!”说着,转过身对冯鞠元说,“一起去散散心吧!”冯鞠元有些迟疑,蒋仲之一把搂住他的肩,说:“鞠元老弟,想开些吧,如今朝廷把科举废了,自己不能把做男人的乐趣也废了!”冯鞠元眨眨眼,突然大手一挥,说:“奉陪!”